

纳忠 著

征程

从昆明到开罗



华文出版社
SINO-CULTURE PRESS

纳忠 著

征程

从昆明到开罗



SINO-CULTURE PRESS
華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征程：从昆明到开罗 / 纳忠著；-- 北京：华文出版社, 2017.4

ISBN 978-7-5075-4654-5

I. ①征… II. ①纳… III. ①游记 - 作品集 - 中国 - 现代 IV. ①I266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93424号

征 程：从昆明到开罗

作 者：纳 忠

策 划：杨 平

责任编辑：杨 宁 郭俊萍

特邀编辑：杨佳鑫 马全亮

出版发行：华文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

邮政编码：100055

网 址：<http://www.hwbs.com.cn>

电子信箱：sinoculturepress@yahoo.com

电 话：总编室 010-58336239 发行部 010-58336270

责任编辑 010-58336258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10 × 1000 1/16

印 张：8

字 数：50 千字

版 次：2017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：ISBN 978-7-5075-4654-5

定 价：28.00 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引言

《征程》，系纳子嘉君于民国二十年十一月由滇起程，经越、港而至埃及之旅途记载；纳君素富情感，偶有所见，感慨系之，乃草于日记，而悲欢之状，遂溢于文中；故是篇作游记看可，作日记看亦无不可也。该稿原由纳君指交广州《穆民月报》发表，嗣因余来桂后，该报主持乏人，暂行停顿；兹值本省教友嘱编《广西伊斯兰教》一刊，谨将《征程》全稿付梓，以供国人；文内所载，多为国内教友所未观，阅之，无异卧游胜地；斯不独编者得借光篇幅，而读者亦必得观先快也。



引 言 / 001

- 一 别矣，故乡！ / 001
- 二 从阿迷到沙甸 / 005
- 三 甘 蔗 / 009
- 四 金鱼山前的风光 / 013
- 五 法帝国主义对云南文化经济的侵略 / 017
- 六 滇越车上法国人的威风 / 021
- 七 险绝惊人的滇越铁道 / 025
- 八 西南的重要国门——河口 / 029
- 九 越南的老街 / 033
- 十 法帝国主义者铁蹄下的越南人 / 037
- 十一 海防纪游 / 041
- 十二 惊人的大风浪 / 045
- 十三 香 港 / 049
- 十四 突飞猛进的广州 / 053

- 十五 为什么中国人到处被人欺侮? / 057
- 十六 安达礼邦游船 / 061
- 十七 人是为吃而生活的吗? / 065
- 十八 两个漂泊无家的俄国人 / 069
- 十九 西贡纪游 / 073
- 二十 海上乡思 / 077
- 二十一 苏门答腊的土生华侨 / 081
- 二十二 风平浪静的海景 / 085
- 二十三 新加坡纪游 / 089
- 二十四 可恶的法国人 / 095
- 二十五 科伦坡 / 099
- 二十六 苦闷的海洋生活 / 103
- 二十七 亚丁与吉布地 / 107
- 二十八 红海里的风光 / 111
- 二十九 月夜过苏彝士运河 / 115
- 三十 到开罗了 / 119

一 别矣，故乡！

昨宵心乱如麻，通夜未眠，今朝起来，家里充满了紧张的空气。弟弟抱着珍儿看着我，似乎有无限的心事，但对着我却一句话也没有说，而我更因为行色的匆匆，寸心的纷乱，连一句话都没有对他说。饭后，拜别老父老母，三人抱头大哭。父亲说：“在外安心求学，对于家里的事，切莫在心！一切自有为父和恕儿照料！”母亲说：“好好地，路上要事事小心，莫挂念为娘的……”她还未说完，便哽咽着不能出口。我呢，心中虽有千千万万的话，但总说不出一句来。含泪拜别双亲，硬着心肠走了。母亲送到门外，我没有回头看，也不敢回头看。走得好远了，仍听她说着：“儿呀！莫挂念为娘的！”我在寒风凛冽中别了我二十二年未离开过一步的母亲！

父亲和恕弟抱着珍儿送我到车站，这时沙儒诚先生已到了。送行的人，有明德中学及省一高中的同学，和其他朋友亲戚约四五百人。青年会的总干事安汝智先生也赶来送行，他是送儒诚先生的，并不和我相识，但他很喜欢和我谈谈，经儒诚先生的介绍，和他寒暄了一番。他说埃及开罗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和他是很好的朋友，希望我们到那里常和他谈谈。最后，他祝我们一路平安，并为我们摄了两个影留

为纪念。

我依然呆若木鸡一句话也没有。珍儿天真烂漫，一点也不知道别离是什么滋味。克中问他：“你的爸爸要到哪里去？”他说：“我的爸爸要去上海读书。”一面说着，一面扳着我肩说道：“爸爸！你到上海后买一辆小脚踏车来给我！”我只好顺口答应了他。唉！珍儿！你哪知道你的爸爸去的地方比上海还远得多呢，你的脚踏车到何时才能得到啊！

时光一点儿不留情，汽笛一鸣，车身辘辘地转动了。月台上站着的师友、亲朋、同学……一阵阵地往后退去，同学们燃放的爆竹噼噼啪啪地响了起来，隐约只见明中的同学高举帽儿在爆竹声中高呼口号。

在这和相守二十二年的故乡分别的一刹那间，我始终没有在送行的人当中找到我的老父、恕弟、珍儿！

车走得远了，我坐在车窗前，望着外面的青山绿水，脑海中所缭绕的是母亲的倚门啜泣，耳中似乎还隐约地听到我母亲的叫喊！“黯然销魂”的别离滋味，我今天才第一次尝到！



1930年纳忠留学埃及前与家人合影

前排右起：纳忠父亲、长子家珍、外祖母、次子家瑞、纳忠母亲；

后排右起：纳忠、弟纳恕、舅舅、舅母、纳忠妻子

二 从阿迷^①到沙甸

昨日于暮色苍茫中抵阿迷，经了一日车中的劳顿，夜中倒也好睡。今晨搭六时的早车，赴碧色寨；出阿迷后，才微微有一点儿曙光，朝阳远睡着未起；那袅袅的朝雾充满了山谷田野，前面如幕障眼，看不见青山，也看不见人影，车窗的沿板，也被朝露落得透沥；寒风袭人，颇感到衣单，一切都是冬天的气象了！约莫二十分钟后，朝雾已渐渐地散去，东山上现出一轮金光，金光的周围，浮着红的、黄的，如锦绣一般的朝霞；一时，窗外的一切：远山、近树……都似乎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；真的，一切都呈现无限的朝气，无限的希望。看呀！农夫荷着锄儿，欣欣地劳作着，道旁林子里面的鸟儿，在歌唱着、欢舞着，在这新鲜的晨光中，我已忘却了我的别愁。

午前十时，抵碧色寨，改搭个碧车，路回车转，驶向西南方来，正午十二时抵蒙自城。在车站遇老友赓虞，久别重逢，快乐何如？但车在蒙站不久停，相约次日到车站相会。午后二时，抵鸡街，遥见亮翁、子实及许多老友，扬手微笑地在道旁欢迎。病后的子实，果然瘦得多了！

① 今开远。

亮翁日夜为桑梓劳心，也非常憔悴！

由鸡街车站下车后，和他们谈着，一路向沙甸走去，并猜想着神驰已久的沙甸是个什么样儿，对于我来说它委实太熟了，因为那里又有我的许多师友。我一方面在我的脑海中幻出许多影像，另一方面又注意着两旁的景物，路旁是流水淙淙的小溪，溪旁便是稠密的蔗田。约行一里许，前面有一条河，河岸密植松柏。上岸去，见河的那面便是短垣围着一个村庄。这时，子实在后面轻轻地拍我的肩说道：“那便是沙甸了！”我听了仔细往前看了看，又回头看去，见原路一片青葱，已看不见来路了，禁不住说一声：“好个所在！果然名不虚传。”跨过一座石坊，便走进村里，前面有两条大路。这时子实要我向右走，亮翁要我向左行，才知道已快到他俩的宅了。他俩一个是我的老师，一个是我的好友，我到哪家去呢？我站着不动了，最后还是被子实逼着到他家去。



纳忠留学埃及前与长子家珍、次子家瑞合影

三 甘 蔗

连日弄得眼花头闷，今天才算得静静的休息一天。吃过晚饭后，子实约着我出去，说是到甘蔗地里去吃甘蔗，心里自然非常的高兴，在城市住惯了，到乡间来，什么都觉得新鲜。出村来，经过一座石桥，石桥下，河水潺缓地流着；有很多的妇女在河畔洗衣，捣衣之声，断断续续，很使人觉得乡村风味。

再过去只见另一座桥的下面，一只一只的白鹅，在水面上游来游去，有的在水中翻了几个筋斗，还不尽兴，又振开双翅，啪啪地弄得水花四溅；有的借着它的爱侣，双行双止，似乎在幽幽絮语；有的互相追逐着；有的把那橙黄的嘴儿，向水里叽叽咕咕的乱窜。太阳照在它们的背上，更显出了分外的美丽，它们那种活泼自由的生活，确比我们快乐多了！

走过不远，便到子实家所种的甘蔗地畦，畦外有沟水围着；跳过水沟，踏进蔗林，选那粗而大的，每人扳倒一棵，削去蔗梢，到沟边坐下，慢慢地嚼着。这时西边太阳已快落山了，天空中一朵两朵的浮云，悠闲的悠悠的。四面不见人影，只听到溪水潺潺之声；我们的谈话，由高声而细语。子实说：“我们这回好像做梦一般，才说要到埃

及去也就成为事实了！”我说：“这在我确实是一个梦，现在都似乎还在梦中，去志虽久，但万不料会达到目的！”回忆不久以前，子实在上海决意要到埃及去的时候，写信给我约我和他同去。他的信中曾有这样的一句话：“我希望我们在金字塔前合一影！”我回复他时对他说：“我希望我们携手尼罗河，畅谈故乡事！”当时在他倒确有把握，而我则毫无希望，不过说着聊以自慰。谁知不久后云南俱进会考送留埃生一名，冒昧投考，竟偿夙愿！

这时遥念我憧憬着的尼罗河的风光、金字塔的巍峨，不禁心神向往，但想到从此离家日远，又不禁黯然！



中学毕业时的纳忠与学友留影